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文章辨體序題疏證

〔明〕吳訥著

凌郁之疏證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文章辨體序題疏證

〔明〕吳 訥 著

凌郁之 疏證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文章辨體序題疏証/ (明) 吳訥著; 凌郁之疏証. —北京: 人民文學出版社, 2016

(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)

ISBN 978-7-02-011704-8

I. ①文… II. ①吳…②凌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文體論②《文章辨體序題》—注釋 IV. ①I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6) 第 121872 號

責任編輯 葛雲波

裝幀設計 柳 泉

責任印製 張文芳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華印務有限公司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 數 280 千字

開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 11.375 插頁 2

印 數 1—5000

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978-7-02-011704-8

定 價 33.00 圓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:010-65233595

前言

本書是對吳訥《文章辨體》序題部分所作的箋釋、考辨與訂補。我數年前始關注文體之學，遂取吳訥此書爲藍本，讀書有得，輒作旁注，積之既多，彙集整理，遂成此編。

吳訥（一三七二—一四五七），字敏德，號思庵，明代蘇州常熟人。累官監察御史，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左副都御史。吳訥著述頗豐，《文章辨體》外，有《思庵集》、《小學集解》、《性理群書補注》、《陳北溪字訓》、《晦庵詩文抄》、《吳草廬文粹》、《祥刑要覽》等書。其爲學，「由博入約，自體達用，以行誼爲先。至其爲文，根底群經，波瀾遷、固」（《罪惟錄》卷一八《文史諸臣列傳》）。『吳之士大夫皆稱之爲思庵先生而不名』（徐有貞《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庵吳公神道碑》）。

《文章辨體》是吳訥按體選文的總集，所選一般都是習見的文章，而歷來學者對此書的重視主要在其《序題》部分。此部分明代即已別出單行，如程敏政編《明文衡》卷五六、唐順之《稗編》卷七五皆收錄，均題爲《文章辨體序題》（《稗編》卷七三又錄其中論詩賦部分爲《文章辨體二十四論》）。一九六二年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于北山先生校點的《文章辨體序說》，與羅根澤先生校點的徐師曾《文體明辨序說》合刊，爲目前通行之本。考彭時序《文章辨體》云：『每體自爲一類，每類各著序題。』程敏政《明文衡》、唐順之《稗編》收錄，亦均題作《序題》。今從舊稱。

與徐師曾《文體明辨》一樣，《文章辨體》也是「假文以辨體，非立體而選文」（徐師曾《文體明辨序》），吳、徐二書，雖曰總集，而其本意蓋在藉選文以明文體。

夷考先秦，文章渾淪未判，而後世體分派衍，枝繁葉茂，遂生出許多體式，或以功用而設，或以體式而分；或雖爲祖孫而各取名號；或雖爲兄弟而別立門庭；或相承相因，或遞嬗遞變，於是紛繁難理。降及魏晉，集部已興，文體之分判，遂成自覺。摯虞有《文章流別集》，任昉有《文章始》，皆致力於區判文體，討論源流。蕭統《文選》按體選編，文體方面亦所措意。至於陸機《文賦》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，皆有文體之論，影響深遠。下逮唐宋，文體大備，愈分愈廣而愈細。而集部之編纂，必須「能審鑒諸體，委詳所來，方可定其優劣，論其取舍」（殷璠《河嶽英靈集序》）。後如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、祝堯《古賦辨體》之書，皆致力於一種文體之討論，其深入可知。此二書對於吳訥《文章辨體》影響頗大。而其後如徐師曾《文體明辨》、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、賀復徵《文章辨體彙選》等書，則又受吳訥此書之影響。明人很重視文體辨析，或可認爲是當時一股思潮，而吳訥此書實開明代文體學之先聲。

吳訥此書頗致力於文體源流正變的探討，主要目的在於「辨體」，引導讀者「識體」。余孟麟《文章辨體序》稱吳訥「慨文體之不端，後學者靡所考鏡」而編此書。吳訥在《文章辨體凡例》中說：「雖然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鑑》、《文章正宗》、《元文類》選錄文章已稱完備，但是『惟載一代之作』，讀者難以貫通古今；真西山《文章正宗》雖然『義例精密』，設辭命、議論、敘事、詩賦四目以涵蓋古今文章，但是『每類之中，眾體並出』，讀者『欲識體而卒難尋考』。有鑒於此，吳訥編纂此書，『每體自爲一類，每類各著序題，原制作之意而辨析精確』（彭時序）。

《文章辨體》所收文體有多少種呢？這個問題已有不少學者討論過，但還是議論紛紜，未有定論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根據此書卷首《文章辨體總目》，稱《內集》四十九體，《外集》五體，則是五十四體。徐師曾稱『《辨體》爲類五十』，《外集爲類五》（《文體明辨序》），則是五十五體。但是這樣的統計，似乎並無多大意義。因爲若把『墓碑』、『墓碣』、『墓表』、『墓志』、『墓記』、『埋銘』、『諡法』、『諡議』各算作一體，顯然不甚合適，也不應被視爲吳訥文體分類的真實思想。

在研讀《序題》過程中，能夠明顯感覺到，吳訥在嘗試用自己的判斷，對文體作分合取舍。如我們習慣所稱古詩、樂府、歌行三體，他則主張將歌行納入古詩；而對樂府一體，他則主張分郊廟歌辭、愷樂歌辭、燕饗歌辭、琴曲歌辭、相和歌辭、清商曲辭六類，而將橫吹曲辭納入愷樂歌辭。其中都有吳訥自己的思考。

吳訥是一代名儒，服膺朱子之學，著有《性理群書補注》，編選過朱熹的詩文集。他的文體觀受理學思想影響較深，尤其是朱熹、真德秀諸家觀點。理學家選文之風始於有宋，南宋大儒頗致力於文章選本，如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即對吳訥此書有重要影響。《四庫提要》稱其《內集》諸體，大旨以《文章正宗》爲藍本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文章辨體》提要）。

他的文體觀，核心是講『體制』、『正變』與『雅俗』。一則曰『文辭以體制爲先』，再則曰『作文以關世教爲主』，三則曰『命辭固以明理爲本』（《凡例》）。『一本於先儒成說，使數千載文體之正變高下，一覽可以具見』（彭時序）。他又認爲四六爲古文之變，律賦爲古賦之變，律詩雜體爲古詩之變，詞曲爲古樂府之變（《凡例》），並將這幾類文章編入外集，體現了其文體崇雅正、黜流俗的觀念。這一點頗似

宋初姚鉉編《唐文粹》的做法，可以看作是『聖代復元古』的思維。

《文章辨體》上承朱熹、真德秀諸家選文的精神，文理合一，不爲文而文。其選文，『彼其無關世教者，並置不錄』（余孟麟《文章辨體序》）。而其所列文體，亦非刻意於完備，故不必以爲其所認識之文體僅限於此。其實，此書之意義不在其所選文章之雅正，亦不在其所列文體名目之得當，而在其對文以貫道的傳統的堅持上。嗣後，徐師曾《文體明辨》意在補其名目之不足，賀復徵《文章辨體彙選》意在補其選文之不足，其實皆非吳訥之本意。

後世學者好將吳、徐二書並稱，實則吳前徐後，吳優徐劣；吳書整潔，徐書枝蔓。毛奇齡、朱彝尊和四庫館臣皆斥《文體明辨》之妄，而對吳書多所推重。今人有不知吳、徐之先後優劣，而或顛倒稱之，是所謂不辨學術之源流也。

關於《文章辨體》一書的評價，歷來見仁見智，有褒有貶。褒之者，如彭時、余孟麟、程敏政、唐順之諸家，或爲之作序而加稱讚，而輯錄其序題以作推廣。陸深更認爲此書『精博，自真文忠公《正宗》之後，未能過之』（《儼山外集》卷十《溪山餘話》）。而其不足也常爲學者所詬病。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卷三六：『文，則述其源流，辯其體制，參前人之說而總裁之，多有可宗。詩，道聽塗說，而實無一斑之見。首卷以荀卿諸詩附入，略不識詩之面目。』且以樂府、古詩、歌行人正集，以律詩、排律、絕句入外集，又爲大謬。『《四庫提要》亦云：『今觀所論，大抵剽掇舊文，罕能考核源委，即文體亦未能甚辨。如《內集》純爲古體矣，然如陸機《文賦》、謝惠連《雪賦》、謝莊《月賦》已純爲駢體，但不隔句對耳；至駱賓王《討武曌檄》純爲四六，而列之《內集》；又孔稚圭《北山移文》，亦附之古賦。是皆何說也？』

古樂府備列吳聲歌曲、西曲歌、江南曲諸體，淫詞豔語，並登簡牘，而獨斥律詩爲變體，非耳食歟？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一《文章辨體》提要）頗中其弊。若許學夷所指斥的『大謬』之處，則何嘗不是吳訥所執意堅持之處？孰是孰非，蓋取決於何種評判標準。

現在所見《文章辨體》明刻本兩種：天順八年刻本與嘉靖三十四年刻本。今人所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一六〇二冊與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第二九一冊皆收《文章辨體》，但版本不同。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所收之《文章辨體》五十卷，《總論》一卷，《外集》五卷，據北京圖書館藏本。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所收，係據吉林省圖書館藏本。二者皆稱天順八年刻本，皆半葉十三行，行二十四字。但是比較二本後發現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本，與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外集本，字體、刻風、行款全同，同爲天順刻本；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內集本，與前者行款雖同，而字體刻風不同，是嘉靖刻本。

本《疏證》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爲底本，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本覆勘，酌參人民文學出版社于北山先生點校本，而對其中少數字句訛誤以及斷句、標點上的問題作適當訂正。如《燕饗歌辭》條『有殿中御飯食舉』七曲，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誤斷爲『《殿中》、《御飯》、《食舉》』。凡此之類，皆徑作改正，不復說明。個別地方因疏證文字較長，爲求明晰，故分解一句作二句，此予說明。

凡例

一、《序題》旁徵博引，取精用宏，論文多宗朱熹、真德秀，論詩多宗楊仲弘，論賦多依祝堯《古賦辨體》，論樂府多取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。凡所涉前代文獻，多爲節錄轉述，或僅鎔裁前人大意。本《疏證》則致力於尋檢出處，輯錄原文，考核異同。《序題》所未詳者，增補以廣之；《序題》所略而宜存錄者，則備錄以補其闕。鉤稽史料，輯釋證補。

一、《序題》釋名章義，原始表末，然過於精簡，意或未盡。如其所采，局限於少數幾家。本《疏證》則博采眾說，以廣見聞，以暢厥旨。要在考鏡源流，鉤深致遠。或迴洄以求之，梳理其引文及思想之理路；或邇游以求之，徵引明清近代諸家之所申論。或引而申之，旁徵以爲原文之輔證；或商而訂之，備錄異說以爲反證。

一、正文前有《諸儒總論作文法》，皆廣引前人論述，今加按語，交代作者及出處，用小字。

一、本《疏證》先錄《序題》原文，逐條疏注其下。《序題》原文用大字，疏證文字用小字。疏證文字低二格，而疏證文字之按語又低二格。

一、古人稱書名往往省稱，如兩《唐書·藝文志》，或簡稱爲『唐志』，則加書名號；或有別稱，如《詩經》爲『三百篇』或『三百五篇』，亦酌加書名號。

一、本《疏證》以明嘉靖刻本《文章辨體》爲底本，與天順刻本、程敏政《明文衡》（卷五六）、唐順之《稗編》（卷七三、七五）及于北山校點《文章辨體序說》諸本相參校。

一、天順刻本卷首有《文章辨體序》、《諸儒總論作文法》、《文章辨體凡例》、《文章辨體總目》，而嘉靖本此四者次序則爲：《文章辨體序》、《文章辨體總目》、《文章辨體凡例》、《諸儒總論作文法》。又，天順刻本《文章辨體總目》有『外集』目錄，而嘉靖本則無。本《疏證》卷首依天順本。

文章辨體序

彭時

天地以精英之氣賦於人，而人鍾是氣也，養之全，充之盛，至於彪炳閎肆而不可遏，往往因感而發，以宣造化之機，述人情物理之宜，達禮樂刑政之具，而文章興焉。三代以下，名能文章者眾矣。其有補於世教、可與天地同悠久者，代不數人，人不數篇，可不精擇而慎傳之歟！今傳於世，若梁昭明《文選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鑑》固已號爲掇其英、拔其粹矣。然《文粹》、《文鑑》止錄一代之作；《文選》雖兼備歷代，而去取欠精，識者猶有憾焉。至宋西山真先生集爲《文章正宗》，其目凡四：曰辭命，曰議論，曰敘事，曰詩賦。天下之文，誠無出此四者，可謂備且精矣；然眾體互出，學者卒難考見，豈非精之中猶有未精者耶？海虞吳先生有見於此，謂文辭宜以體制爲先，因錄古今之文人正體者，始於古歌謠辭，終於祭文，釐爲五十卷；其有變體若四六、律詩、詞曲者，別爲《外集》五卷附其後；名曰《文章辨體》。辨體云者，每體自爲一類，每類各著序題，原制作之意，而辨析精確，一本於先儒成說，使數千載文體之正變高下，一覽可以具見，是蓋有以備《正宗》之所未備而益加精焉者也。非先生學之博、識之正、用心之勤且密，寧有是哉！先生之孫淳爲監察御史，嘗攜是編至京。今都憲萬安劉公顯孜，昔與淳同官，獲一見焉，而愛好之不忘。至是奉命巡撫南畿，訪求於先生仲子銓、曾孫木得之，親爲校正訛謬，將刻諸梓，以廣其傳。於是邑人之尚義者，爭捐貲爲助，而板刻遂成。刑部陸員外昶，於先生爲

邑後進，樂聞其書得傳，屬予爲之序。

嗟夫！文章，天下公器也。自昔志勤於集錄者，孰不欲名當時而傳後世？然有不幸或埋沒焉者，殆未遇知而好之者，公其傳於眾也。今先生是編，家藏之久，乃得都憲劉公篤好而表章之，豈非幸歟！抑非獨先生之幸，實學者之幸也。繼自今學者得而誦之，具見諸家之體而力追古作，於以黼黻皇猷，恢弘治理，使斯文超兩漢而追三代之盛，端自此始，豈不尤爲世道幸哉！然則先生是編，雖幸賴公以傳，而公之名亦將與先生並傳於無窮也。先生名訥，字敏德，學行淳正，可方古人，著書續文，老而不倦。官終副都御史。所著有《小學集解》、《性理補注》、《晦庵文鈔》、《詩鈔》、《草廬文粹》、《祥刑要覽》，與此並行於世云。

天順八年秋，九月既望，賜進士及第、嘉議大夫、吏部右侍郎、兼翰林院學士、知制誥、同知經筵事、國史總裁安成彭時序。

諸儒總論作文法

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。雖非爲作文設，而千萬代文章，皆從是出。（《文章精義》）

按：此條出宋李耆卿《文章精義》首條。四庫全書本《文章精義》此條《儀禮》之後無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，而是《春秋》。

文有二道：辭令褒貶，本乎著作者也；導揚諷誦，本乎比興者也。著作者流，蓋出於《書》之《謨》、《訓》，《易》之《象》、《繫》，《春秋》之筆削，其要在於高壯廣厚，辭正而理備，謂宜藏於簡冊者也；比興者流，蓋出於虞、夏之詠歌，商、周之風雅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，言暢而意美，謂宜流於謠誦者也。（柳子厚）

按：此條出《柳河東集》卷二一《楊評事文集後序》。

夫文章者，原出《五經》：詔命策檄，生於《書》者也；序述論議，生於《易》者也；歌詠賦頌，生於《詩》者也；祭祀哀誄，生於《禮》者也；書奏箴銘，生於《春秋》者也。故凡朝廷憲章，軍旅誓誥，敷暢仁義，發明功德，牧民建國，皆不可無。（顏之推）

按：此條出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·文章篇》。末句「皆不可無」，非顏原文。原文「牧民建國」後接云「施用多途。至

於陶冶性靈，從容諷諫，入其滋味，亦樂事也。行有餘力，則可習之」云云。

文章與時高下，三代之文，至戰國而病，涉秦、漢復起；漢之文，至三國而病，唐興復起。夫政麗而土裂，三光五嶽之氣分，大音不全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。（劉夢得）

按：此條出《劉賓客文集》卷一九《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》。

章表奏議，則準的乎典雅；賦頌歌詩，則羽儀乎清麗；符檄書移，則楷式於明斷；史論序記，則軌範於覈要；箴銘碑誄，則體制於宏深；連珠七辭，則從事於工豔。此修體而成勢，隨變而立功者。復契會相參，節文互雜，譬五色之錦，各以本采爲地矣。（《文心雕龍》）

按：此條出《文心雕龍·定勢篇》。

夫刺美風化，緩而不迫，謂之『風』；采摭事物，摘華布體，謂之『賦』；推明政治，正言得失，謂之『雅』；形容盛德，揚厲休功，謂之『頌』；幽憂憤悱，寓之比興，謂之『騷』；感傷事物，託於文章，謂之『辭』；程事較功，考實定名，謂之『銘』；援古刺今，箴戒得失，謂之『箴』；猗吁抑揚，永言謂之『歌』；非鼓非鐘，徒歌謂之『謠』；步驟馳騁，斐然成章，謂之『行』；品秩先後，序而推之，謂之『引』；聲音雜比，高下短長，謂之『曲』；吁嗟慨歌，悲憂深思，謂之『吟』；吟詠情性，合而言志，謂之『詩』；蘇、李而上，高簡古澹，謂之『古』；沈、宋而下，法律精切，謂之『律』。此詩之語衆體也。帝王之

言，出法度以制文者，謂之『制』；絲綸之語，若日月之垂照者，謂之『詔』；道其常而作彝憲者，謂之『典』；陳其謀而成嘉猷者，謂之『謨』；順其理而迪之者，謂之『訓』；屬其人而告之者，謂之『誥』；即師衆而誓之者，謂之『誓』；因官使而命之者，謂之『命』；出於上者謂之『教』；行於下者，謂之『令』；持而戒之者，『敕』也；言而喻之者，『宣』也；諮而揚之者，『贊』也；登而崇之者，『冊』也；言其倫而析之者，『論』也；度其宜而揆之者，『議』也；別嫌疑而明之者，『辨』也；正是非而著之者，『說』也；『記』者，記其事也；『紀』者，紀其實也；『書』者，續而述焉者也；『策』者，條而封焉者也；『傳』者，傳而信者也；『序』者，緒而陳者也；『碑』者，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；『碣』者，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；『誄』者，累其素履，而質諸鬼神也；『志』者，識其名系而埋之壙穴也；（按：或作『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』。）『檄』者，激發人心而喻禍福也；『移』者，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；『表』者，布臣子之心，致君父之前也；『箋』者，修儲后之問，伸宮闈之儀也；『簡』者，質言之而略也；『啟』者，文言之而詳也；『狀』者，言之公上也；『牒』者，用之官府也；捷書不緘，插羽而傳之者，『露布』也；尺牘無封，指事而陳之者，『劄子』也；青黃黼黻，經緯以相承者，總謂之『文』也。（《珊瑚鉤詩話》）

按：《珊瑚鉤詩話》『總謂之文也』之後有云：『此文之異名也。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，勞於應答，乃著之篇以示焉。』

作文之體，初欲奔馳，久當搏節，使簡重嚴正，時或放肆以自舒，勿爲一體，則盡善矣。

（歐陽公）

按：此條出歐陽修《文忠集》卷一五〇《書簡七·與澠池徐宰書》。

孫元忠朴嘗問歐陽公爲文之法。公云：『於吾姪豈有惜？只是要熟耳。變化之態，皆從熟處生也。』（同）

按：張鎡《仕學規範》卷三四錄此，注出《呂氏童蒙訓》。

頃歲，孫莘老識文忠公，乘間以文字問之。答云：『無他術，惟讀書多，則爲之自工。世人之患，在懶讀書；又作文字少，每一篇出，即求過人，如此少有至者。疵病不必待人指摘，多作自能見之。』（同）

按：此條出《東坡志林》。

意盡而言止者，天下之至言也；然言止而意不止，尤爲極至，如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可見。（東坡）

按：蘇軾《策略五首》其一云：『臣聞有意而言，意盡而言止者，天下之至言也。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，有三日言而不輟者。一言而興邦，不以爲少，而加之毫毛；三日言而不輟，不以爲多，而損之一辭。古之言者，盡意而不求於言，信已而不役於人。』自漢以來，世之儒者，忘己以徇人，務射策決科之學，其言雖不叛於聖人，而皆汎濫於辭章，不適於用。臣嘗以爲晁、董、公孫之流，皆有科舉之累，故言有浮於其意，而意有不盡於其言。』《仕學規範》卷三五錄此，注出

《呂氏童蒙訓》。

凡文字，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，采色絢爛；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。其實不是平淡，絢爛之極也。（同）

按：此條出東坡《與姪帖》，云：『二郎得書知汝安，並議論可喜，書字亦進，文字亦苦無難處，止有一事與汝說。凡文字，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，采色絢爛，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。其實不是平淡，乃絢爛之極也。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，一向只學此樣，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，高下抑揚，如龍蛇捉不住，當且學此，書字亦然。善思吾言。』

辭氣或不逮初造意時，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。『長袖善舞，多錢善賈』，不虛語也。

（山谷）

按：此條出黃庭堅《山谷集》卷一九《與王觀復書》。

大凡爲文，須要有溫敦厚之氣，章疏告君文字，蓋尤不可無也。（楊龜山）

按：此條出《龜山先生語錄》：『爲文要有溫敦厚之氣。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，溫敦厚尤不可無。』（又見《龜山集》卷一〇《語錄》）楊時，字中立，號龜山，南劍將樂人。熙寧九年進士，官至國子祭酒。高宗即位，除工部侍郎兼侍讀，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。卒，諡文靖。事跡具《宋史》本傳。時爲二程門人，理學家。

作文以理爲主。自《六經》以下，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，大抵皆爲寓理之具也。

故學文之道，急於明理；如爲文而不明理，求文之工，世未嘗有是也。若未明理，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，反覆咀嚼，卒亦無有，此最文之陋也。（張文潛）